雜阿含經卷第三十八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陁羅譯　川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尊者善生新剃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来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諸比丘當知此善生善男子有二處端嚴一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二者盡諸有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寂靜盡諸漏　比丘莊嚴好　離欲斷諸結
涅槃不復生　持此冣後身　摧伏魔怨敵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異比丘形色醜陋難可觀視為諸比丘之所輕慢来詣佛所尒時世尊四衆圍遶見彼比丘来皆起輕想更相謂言彼何等比丘隨路而来形貌醜陋難可觀視為人所慢

尒時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告諸
比丘汝等見彼比丘来形狀甚醜難
可視見令人起慢不諸比丘白佛唯
然已見佛告諸比丘汝等勿於彼比
丘起於輕想所以者何彼比丘已盡
諸漏所作已作離諸重擔斷諸有結
正智心善解脫諸比丘汝等莫妄量
於人唯有如来能量於人彼比丘詣
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
復告諸比丘汝等見此比丘稽首作
礼退坐一面不比丘白佛唯然已見
佛告諸比丘汝等勿於是比丘起於
輕想乃至汝等莫量於人唯有如来
能知人耳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飛鳥及走獸 莫不畏師子 唯師子獸王
無有與等者 如是智慧人 雖小則為大
莫取其身相 而生輕慢心 何用巨大身
多肉而無慧 此賢勝智慧 則為上士夫
離欲斷諸結 涅槃永不生 持此最後身
摧伏衆魔軍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

竹園尒時提婆達多有利養起摩竭
陁王阿闍世毗提希子日日侍從五
百乘車来詣提婆達多所日日持五
百釜食供養提婆達多提婆達多將
五百人別衆受其供養時有衆多比
丘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聞
提婆達多有如是利養起乃至五百
人別衆受其供養乞食已還精舍舉
衣鉢洗足畢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
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著衣
持鉢入王舍城乞食聞提婆達多有
如是利養起乃至五百人別衆受其
供養佛告諸比丘汝等莫稱是提婆
達多所得利養所以者何彼提婆達
多別受利養今則自壞他世亦壞辟
如芭蕉竹蘆生果即死来年亦壞提
婆達多亦復如是受其利養今世則
壞他世亦壞辟如駏驉受胎必死提
婆達多亦復如是受諸利養今世亦
壞他世亦壞彼愚癡提婆達多隨幾
時受其利養當得長夜不饒益苦是
故諸比丘當如是學我設有利養起
莫生染著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芭蕉生果死　竹蘆實亦然　駏驉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常行非義行　多知不免愚
善法日損減　莖枯根亦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舍衛國有手比丘是釋
氏子在舍衛國命終時有衆多比丘
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聞手
比丘釋子於舍衛國命終聞已入舍
衛城乞食還舉衣鉢洗足畢詣佛所
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今
日晨朝衆多比丘著衣持鉢入舍衛
城乞食聞釋氏子手比丘於舍衛國
命終云何世尊手比丘命終當生何
處云何受生後世云何佛告諸比丘
是手比丘成就三不善法彼命終當
生惡趣泥犁中何等三不善法謂貪
欲瞋恚愚癡此三不善法結縛於心
釋種子手比丘生惡趣泥犁中尒時
世尊即說偈言
貪欲瞋恚癡　結縛士夫心　內發還自傷
猶如竹蘆實　無貪恚癡心　是說爲黠慧

內發不自傷　是名為勝出　是故當離貪
瞋恚癡冥心　比丘智慧明　苦盡般涅槃
佛說此經已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手比丘難陁修多羅亦如是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尊者難陁是佛姨母子
好著好衣染色擣治光澤執持好鉢
好作嬉戲調笑而行時有衆多比丘
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
言世尊尊者難陁是佛姨母子好著
好衣擣治光澤執持好鉢好作嬉戲
調笑而行尒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
詣難陁比丘所語言難陁大師語汝
時彼比丘受世尊教往語難陁言世
尊語汝難陁聞已即詣佛所稽首佛
足退住一面佛告難陁汝實好著好
衣擣治光澤好作嬉戲調笑而行不
難陁白佛實尒世尊佛告難陁汝佛
姨母子貴姓出家不應著好衣服擣
令光澤執持好鉢好作嬉戲調笑而
行汝應作是念我是佛姨母子貴姓
出家應作阿練若乞食著糞掃衣常

應讚歎著糞掃衣常處山澤不顧五
欲尒時難陁受佛教已修阿蘭若行
乞食著糞掃衣亦常讚歎著糞掃衣
者樂處山澤不顧愛欲尒時世尊即
說偈言
難陁何見汝　修習阿蘭若　家家行乞食
身著糞掃衣　樂處於山澤　不顧於五欲
佛說此經已尊者難陁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尊者低沙自念我是世
尊姑子兄弟故不修恭敬無所顧録
亦不畏懼不堪諫止時有衆多比丘
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
言世尊尊者低沙自念是世尊姑子
兄弟故不修恭敬無所顧録亦不畏
懼不堪諫止尒時世尊告一比丘汝
往詣低沙比丘所語言低沙大師語
汝時彼比丘受世尊教往語低沙比
丘言世尊語汝低沙比丘即詣佛所
稽首佛足退住一面佛告低沙汝實
作是念我是世尊姑子兄弟不修恭
敬無所顧録亦不畏懼不堪忍諫不

佉沙白佛實尒世尊佛告佉沙汝不
應尒汝應念言我是世尊姑子兄弟
故應修恭敬畏懼堪忍諫止尒時世
尊即說偈言
善哉汝佉沙　離瞋恚為善　莫生瞋恚心
瞋恚者非善　若能離瞋慢　修行軟下心
然後於我所　修行於梵行
佛說此經已佉沙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隨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尊者毗舍佉般闍梨子
集供養堂為衆多比丘說法言辭滿
足妙音清徹句味辯正隨智慧說聽
者樂聞無所依說顯現深義令諸比
丘一心專聽尒時世尊入晝正受以
淨天耳過於人耳聞說法聲從三昧
起往詣講堂於大衆前坐告毗舍佉
般闍梨子善哉善哉毗舍佉汝能為
諸比丘於此供養堂為衆多比丘說
法言辭滿足乃至顯現深義令諸比
丘專精敬重一心樂聽汝當數數為
諸比丘如是說法令諸比丘專精敬
重一心樂聽當得長夜以義饒益安

隱樂住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不說法者　愚智雜難分　此愚此智慧
無由自顯現　善說清涼法　因說智乃彰
說法為明照　光顯大仙幢　善說為仙幢
法為羅漢幢
佛說此經已尊者毗舍佉般闍梨子
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衆多比丘集供養堂悉
共作衣時有一年少比丘出家未久
初入法律不欲營助諸比丘作衣時
衆多比丘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
一面白佛言世尊時有衆多比丘集
供養堂為作衣故有一年少比丘出
家未久始入法律不欲營助諸比丘
作衣尒時世尊問彼比丘汝實不欲
營助諸比丘作衣耶彼比丘白佛言
世尊隨我所能當力營助尒時世尊
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
莫與是年少比丘語所以者何是比
丘得四增心法正受現法安樂住不
勤而得若彼本心所為剃鬚髮著袈
裟衣出家學道增進修學現法自知

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後有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非下劣方便 薄德少智慧 正向於涅槃
免脫煩惱鏁 此賢年少者 逮得上士處
離欲心解脫 涅槃不復生 持此最後身
摧伏衆魔軍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比丘名曰上坐獨住一
處亦常讚歎獨一住者獨行乞食食
已獨還獨坐禪思時有衆多比丘詣
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
尊有尊者名曰上坐樂一獨處亦常
讚歎獨一住者獨入聚落乞食獨出
聚落還至住處獨坐禪思尒時世尊
語一比丘汝往詣彼上坐比丘所語
上坐比丘言大師告汝比丘受教詣
上坐比丘所白言尊者大師告汝時
上坐比丘即時奉命詣世尊所稽首
礼足退住一面尒時世尊告上坐比
丘汝實獨一靜處讚歎獨處者獨行
乞食獨出聚落獨坐禪思耶上坐比

丘白佛實尒世尊佛告上坐比丘汝
去何獨一處讚歎獨住者獨行乞食
獨還住處獨坐禪思上坐比丘白佛
我唯獨一靜處讚歎獨住者獨行乞
食獨出聚落獨坐禪思佛告上坐比
丘汝是一住者我不言非一住然更
有勝妙一住何等為勝妙一住謂比
丘前者枯乾後者滅盡中無貪喜是
婆羅門心不猶豫巳捨憂悔離諸有
愛群聚使斷是名一住無有勝住過
於此者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悉映於一切　悉知諸世間　不著一切法
悉離一切愛　如是樂住者　我說為一住
佛說此經巳尊者上坐聞佛所說歡
喜隨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尊者僧迦藍於拘薩羅
人間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彼僧迦藍比丘有本二在舍衛國中
聞僧迦藍比丘於拘薩羅人間遊行
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聞巳著好
衣服莊嚴華瓔抱其兒来詣祇洹至
僧迦藍比丘房前尒時尊者僧迦藍

出房露地經行時彼本二来到其前作是言此兒幼小汝捨出家誰當養活時僧迦藍比丘不共語如是再三亦不共語時彼本二作如是言我再三告不與我語不見顧視我今置兒著經行道頭而去言沙門此是汝子汝自養活我今捨去尊者僧迦藍亦不顧視其子彼本二復言是沙門今於此兒都不顧視彼必得仙人難得之處善哉沙門必得解脫情願不遂抱子而去尒時世尊入晝正受以天耳過人之耳聞尊者僧迦藍本二所說即說偈言

来者不歡喜　去亦不憂慼　於世間和合
解脫不染著　我說彼比丘　為真婆羅門
来者不歡喜　去亦不憂慼　不染亦無憂
二心俱寂靜　我說是比丘　是真婆羅門

佛說此經已尊者僧迦藍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尊者阿難獨一靜處作是思惟有三種香順風而熏不能逆風何等為三謂根香莖香華香或復

有香順風熏亦逆風熏亦順風逆風熏耶作是念已晡時從禪覺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作是思惟有三種香順風而熏不能逆風何等為三謂根香莖香華香或復有香順風熏逆風熏亦順風逆風熏耶佛告阿難如是如是有三種香順風熏不能逆風謂根香莖香華香阿難亦有香順風熏逆風熏順風逆風熏阿難順風熏逆風熏順風逆風熏者阿難有善男子善女人在所城邑聚落成就真實法盡形壽不煞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八方上下衆善士夫無不稱歎言某方某聚落善男子善女人持戒清淨成真實法盡形壽不煞乃至不飲酒阿難是名有香順風熏逆風熏順風逆風熏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非根莖華香　能逆風而熏　唯有善士女
持戒清淨香　逆順滿諸方　無不普聞知
多迦羅栴檀　優鉢羅末利　如是比諸香
戒香冣為上　栴檀等諸香　所熏少分限

唯有戒德香　流熏上昇天　斯等淨戒香
不放逸正受　正智等解脫　魔道莫能入
是名安隱道　是道則清淨　正向妙禪定
斷諸魔結縛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
喜隨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提國人間
遊行與千比丘俱皆是古昔縈髮出
家皆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
捨諸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正智
善解脫到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摩
竭提王缾沙聞世尊摩竭提國人間
遊行至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與諸
小王群臣羽從車万二千乘馬万八
千步逐衆無數摩竭提婆羅門長者
悉皆從王出王舍城詣世尊所恭敬
供養到於道口下車步進及於內門
除去五飾脫冠却蓋除扇去劒刀脫
革屣到於佛前整衣服偏露右肩為
佛作礼右遶三匝自稱姓名白佛言
世尊我是摩竭提王缾沙佛告缾沙
如是大王汝是缾沙可就此坐隨其
所安時缾沙王重礼佛足退坐一面

諸王大臣婆羅門居士悉礼佛足次第而坐時鬱鞞羅迦葉亦在坐中時摩竭提婆羅門長者作是念為大沙門從鬱鞞羅迦葉所修梵行耶為鬱鞞羅迦葉於大沙門所修梵行耶尒時世尊知摩竭提婆羅門長者心之所念即說偈而問言

鬱鞞羅迦葉　於此見何利　棄汝先所奉
事火等衆事　今可說其義　捨事火之由

鬱鞞迦葉說偈白佛

錢財等滋味　女色五欲果　觀察未來受
斯皆大垢穢　是故悉棄捨　先諸奉火事

尒時世尊復說偈問言

汝不著世間　錢財五色味　復何捨天人
迦葉隨義說

迦葉復以偈荅世尊言

見道離有餘　寂滅無餘跡　無所有不著
無異趣異道　是故悉棄捨　先修奉火事
大會等受持　奉事於水火　愚癡没於中
志求解脫道　盲無智慧目　向生老病死
不見於正路　永離生死道　今始因世尊
得見無為道　大龍所說力　得度於彼岸
牟尼廣濟度　安慰無量衆　今始知瞿曇

真諦超出者
佛復說偈歎迦葉言
善哉汝迦葉 先非惡思量 次第分別求
遂至於勝處
汝今迦葉當安慰汝徒衆之心時欝
鞞羅迦葉即入正受以神足力向於
東方上昇虛空作四種神變行住坐
卧入火三昧舉身洞然青黃赤白頗
梨紅色身上出水身下出火還燒其
身身上出水以灌其身或身上出火
以燒其身身下出水以灌其身如是
種種現化神通息已稽首佛足白佛
言世尊佛是我師我是弟子佛告迦
葉我是汝師汝是弟子隨汝所安復
座而坐時欝鞞羅迦葉還復故座尒
時摩竭提婆羅門長者作是念欝鞞
羅迦葉定於大沙門所脩行梵行佛
說此經已摩竭提王鉼沙及諸婆羅
門長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礼
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
竹園時有陁驃摩羅子舊住王舍城
典知衆僧飮食床座隨次差請不令

越次時有慈地比丘頻三過次得麁
食處食時辛苦作是念恠哉大苦陁
驃摩羅子比丘有情故以麁食惱我
令我食時極苦我當去何為其作不
饒益事時慈地比丘有姊妹比丘尼
名蜜多羅住王舍城王園比丘尼衆
中蜜多羅比丘尼来詣慈地比丘稽
首礼足於一面住慈地比丘不顧眄
不與語蜜多羅比丘尼語慈地比丘
阿梨何故不見顧眄不共言語慈地
比丘言陁驃摩羅子比丘數以麁食
惱我令我食時極苦汝復棄我比丘
尼言當如何慈地比丘言汝可至世
尊所白言世尊陁驃摩羅子比丘非
法不類共我作非梵行波羅夷罪我
當證言如是世尊如妹所說比丘尼
言阿梨我當去何於梵行比丘所以
波羅夷謗慈地比丘言汝若不如是
者我與汝絕不復来往言語共相瞻
視時比丘尼須臾默念而作是言阿
梨欲令我尒當從其教慈地比丘言
汝且待我先至世尊所汝隨後来時
慈地比丘即徃稽首礼世尊足退住

金涓

一面窒多羅比丘尼即隨後至稽首
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一何不
善不類陁驃摩羅子於我所作非梵
行波羅夷罪慈地比丘復白佛言如
妹所說我先亦知尒時陁驃摩羅子
比丘即在彼大衆中尒時世尊告陁
驃摩羅子比丘汝聞此語不陁驃摩
羅子比丘言已聞世尊佛告陁驃摩
羅子比丘汝今云何陁驃摩羅子白
佛如世尊所知如善逝所知佛告陁
驃摩羅子汝言如世尊所知今非是
時汝今憶念當言憶念不憶念當言
不憶念陁驃摩羅子言我不自憶念
尒時尊者羅睺羅住於佛後執扇扇
佛白佛言世尊不善不類是比丘尼
言尊者陁驃摩羅子共我作非梵行
慈地比丘言如是世尊我先已知如
妹所說佛告羅睺羅我今問汝隨意
荅我若窒多羅比丘尼来語我言世
尊不善不類羅睺羅共我作非梵行
波羅夷罪慈地比丘復白我言如是
世尊如妹所說我先亦知者汝當云
何羅睺羅白佛世尊我若憶念當言

憶念不憶念當言不憶念佛言羅睺
羅愚癡人汝尚得作此語陁驃摩羅
子清淨比丘何以不得作如是語尒
時世尊告諸比丘於陁驃摩羅子比
丘當憶念蜜多羅比丘尼當以自言
滅慈地比丘僧當極善呵諫教誡汝
云何見何處見汝何因往見世尊如
是教已從坐起入室坐禪尒時諸比
丘於陁驃摩羅子比丘憶念蜜多羅
比丘尼與自言滅慈地比丘極善呵
諫教誡言汝云何見何處見何因往
見如是諫時彼作是言彼陁驃摩羅
子不作非梵行不犯波羅夷然陁驃
摩羅子比丘三以麁惡食恐怖令我
食時辛苦我於陁驃摩羅子比丘愛
恚癡怖故作是說然陁驃摩羅子清
淨無罪尒時世尊晡時從禪覺至大
衆前敷座而坐諸比丘白佛言世尊
我等於陁驃摩羅子比丘所憶念持
蜜多羅比丘尼與自言滅慈地比丘
極善呵諫乃至彼言陁驃摩羅子清
淨無罪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愚
癡以圂飮食故知而妄語尒時世尊

即說偈言
若能捨一法　知而故妄語　不計於後世
無惡而不為　寧食熱鐵丸　如熾然炭火
不以犯禁戒　而食僧信施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
竹園尒時尊者陁驃摩羅子詣佛所
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
願於佛前取般涅槃世尊黙然如是
三啓佛告陁驃摩羅子此有為諸行
法應如是尒時尊者陁驃摩羅子即
於佛前入於三昧如其正受向於東
方昇虛空行現四威儀行住坐卧入
火三昧身下出火舉身洞然光焰四
布青黃赤白頗梨紅色身下出火還
燒其身身上出水以灑其身或身上
出火下燒其身身下出水上灑其身
周向十方種種現化已即於空中內
身出火還自焚其身取無餘涅槃消
盡寂滅令無遺塵辟如空中然燈油
炷俱盡陁驃摩羅子空中涅槃身心
俱盡亦復如是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辟如燒鐵丸　其焰洞熾然　熱勢漸息滅
莫知其所歸　如是等解脫　度煩惱淤泥
諸流永已斷　莫知其所之　逮得不動跡
入無餘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央瞿多羅國人
間遊行經陁婆闍梨迦林中見有牧
牛者牧羊者採柴草者及餘種種作
人見世尊行路見已皆白佛言世尊
莫從此道去前有央瞿利摩羅賊脫
恐怖人佛告諸人我不畏懼作此語
已從道而去彼再三告世尊猶去遥
見央瞿利摩羅手執刀楯走向世尊
以神力現身徐行令央瞿利摩羅駃
走不及走極疲乏已遥語世尊住住
勿去世尊並行而荅我常住耳汝自
不住尒時央瞿利摩羅即說偈言

沙門尚駃行　而言我常住　我今疲勸住
說言汝不住　沙門說去何　我住汝不住

尒時世尊以偈荅言

央瞿利摩羅　我說常住者　於一切衆生
謂息於刀杖　汝恐怖衆生　惡業不休息

我於一切衆 止息於刀杖 汝於一切衆
常逼迫恐怖 造作凶惡業 終無休息時
我於一切神 止息於刀杖 汝於一切神
長夜苦逼迫 造作黑惡業 于今不止息
我住於息法 一切不放逸 汝不見四諦
故不息放逸
央瞿利摩羅說偈白佛
久乃見牟尼 故隨路而逐 今聞真妙說
當捨久遠惡 作如是說已 即放捨刀楯
投身世尊足 願聽我出家 佛以慈悲心
大仙多哀愍 告比丘善來 出家受具足
尒時央瞿利摩羅出家已獨一靜處
專精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
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增修梵
行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時央瞿
利摩羅得阿羅漢覺解脫喜樂即說
偈言
本受不害名 而中多煞害 今得見諦名
永離於傷煞 身行不煞害 口意俱亦然
當知真不煞 不迫於衆生 洗手常血色
名央瞿摩羅 淩流之所漂 三歸制令息
歸依三寶已 出家得具足 成就於三明

金泉

佛教作已作　調牛以捶杖　伏象以鐵鉤
不以刀捶杖　正度調天人　利刀以水石
直箭以熅火　治材以斧斤　自調以黠慧
人前行放逸　隨後能自斂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月現　人前放逸行　隨後能自斂
於世恩愛流　正念而超出　少壯年出家
精勤修佛教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月現
少壯年出家　精勤修佛教　於世恩愛流
正念以超出　若度諸惡業　正善能令滅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月現　人前造惡業
正善能令滅　於世恩愛流　正念能超出
我已作惡業　必向於惡趣　已受於惡報
宿責食已食　若彼我怨憎　聞此正法者
得清淨法眼　於我修行忍　不復興鬪訟
蒙佛恩力故　我怨行忍辱　亦常讚歎忍
隨時聞正法　聞已隨修行
佛說此經已　央瞿利摩羅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
竹園　時有異比丘於夜明相出時出
搶補河邊　脫衣著岸邊入水洗浴　浴
已上岸被一衣待身乾　時有一天子
放身光明普照搶補河側　語比丘言

汝少出家鮮白髮黑年始盛美應習
五欲莊嚴瓔珞塗香華鬘五樂自娛
而於是時違親背俗悲泣別離剃除
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
如何捨現前樂而求非時之利比丘
答言我不捨現前樂求非時樂我今
乃是捨非時樂得現前樂天問比丘
云何捨非時樂得現前樂比丘答言
如世尊說非時之欲少味多苦少利
多難我今於現法中已離熾然不待
時節能自通達現前觀察緣自知覺
如是天子是名捨非時樂得現前樂
天復問比丘云何復是如来所說非
時之欲少樂多苦云何復是如来所
說現法利樂乃至緣自覺知比丘答
言我年少出家不能廣宣如来所說
正法律儀世尊近在迦蘭陁竹園汝
可往詣如来問其所疑如世尊說隨
憶受持天子復言比丘於如来所有
諸力天衆多圍遶我先無問未易可
詣比丘汝若能為先白世尊者我可
隨往比丘答言當為汝去天白比丘
唯然尊者我隨後来時彼比丘往詣

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以向天子
往反問荅具白世尊今者世尊彼天
子誠實言者須臾應至不誠實者自
當不來時彼天子遥語比丘我已在
此我已在此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衆生隨愛想　以愛想而住　以不知愛故
則為死方便
佛告天子汝解此偈者便可發問天
子白佛不解世尊不解善逝佛復說
偈而告天子曰
若知所愛者　不於彼生愛　彼此無所有
他人莫能說
佛告天子汝解此義者便可發問天
子白佛不解世尊不解善逝佛復說
偈言
見等勝劣者　則有言論生　三事不傾動
則無軟中上
佛告天子解此義者則可發問天子
白佛不解世尊不解善逝佛復說偈言
斷愛及名色　除慢無所繫　寂滅息瞋恚
離結絕悕望　不見於人天　此世及他世
佛告天子解此義者乃可發問天子
白佛已解世尊已解善逝佛說此經

巳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沒
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園時有異比丘於後夜時至搶補
河邊脫衣置岸邊入水洗浴浴巳還
上岸著一衣待身乾時有一天子放
身光明普照搶補河側問比丘言比
丘比丘此是丘塚夜則起烟晝則火
然彼婆羅門見巳而作是言壞此丘
塚發掘者智持以刀劒又見大龜婆
羅門見巳作是言除此大龜發掘者
智持以刀劒見有氍氀婆羅門見巳
作此言却此氍氀發掘者智持以刀
劒見有肉段彼婆羅門見巳作是言
除此肉段發掘者智持以刀劒見有
屠煞婆羅門見巳作是言壞是屠煞
處發掘者智持以刀劒見有楞者彼
婆羅門見巳作是言却此楞著發掘
者智持以刀劒見有二道彼婆羅門
見巳作是言除此二道發掘者智持
以刀劒見有門扇婆羅門見巳作是
言却此門扇發掘者智持以刀劒見
有大龍婆羅門見巳作是言止勿却

金[illegible]

大龍應當恭敬比丘汝来受此論往
問世尊如佛所說汝隨受持所以者
何除如来我不見世間諸天魔梵沙
門婆羅門於此論心悅樂者若諸弟
子從我所聞然後能說尒時比丘從
彼天所聞此論已往詣世尊稽首礼
足退坐一面以彼天子所問諸論廣
問世尊云何為丘塚云何為夜則起
烟云何為晝則火然云何是婆羅門
云何發掘云何智者云何刀劒云何
為大龜云何氍氀云何為肉段云何
為屠煞處云何為樗者云何為二道
云何為門扇云何為大龍佛告比丘
丘塚者謂衆生身麁四大色父母遺
體摶食衣服覆盖澡浴摩飾長養皆
是變壞磨滅之法夜起烟者謂有人
於夜時起隨覺隨觀晝行其教身業
口業婆羅門者謂如来應等正覺發
掘者謂精勤方便智士者謂多聞聖
弟子刀劒者謂智慧刀劒大龜者謂
五盖氍氀者謂忿恨肉段者謂慳嫉
屠煞者謂五欲功德樗者者謂無明
二道謂疑惑門扇者謂我慢大龍者

謂漏盡羅漢如是比丘若大師為聲
聞所作哀愍悲念以義安慰於汝已
作汝等當作所作當於曝露林中空
舍山澤巖窟敷草樹葉思惟禪思不
起放逸莫令後悔是則為我隨順之教
即說偈言
說身為丘垤　覺觀夜起烟　晝業為火然
婆羅門正覺　精進勤發掘　黠慧明智士
以智慧利劒　猒離勝進者　五蓋為巨龜
忿恨為毾㲪　慳悋為肉段　五欲屠煞處
無明為揭者　疑惑於二道　門扇現我慢
漏盡羅漢龍　究竟斷諸論　故我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㮈國仙人
住處鹿野苑中尒時世尊晨朝著衣
持鉢入波羅㮈城乞食時有異比丘
以不住心其心惑亂不攝諸根晨朝
著衣持鉢入波羅㮈城乞食是比丘
遥見世尊見已攝持諸根端視而行
世尊見是比丘攝持諸根端視而行
見已入城乞食畢還精舍舉衣鉢洗
足已入室坐禪晡時從禪覺入僧中

金[illegible]

敷坐具於大衆前坐告諸比丘我今
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㮈城乞食見
有比丘以不住心惑乱心諸根放散
亦持衣鉢入城乞食彼遥見我即自
斂攝竟為是誰時彼比丘從坐起整
衣服到於佛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
世尊我於晨朝入城乞食其心惑乱
不攝諸根行遥見世尊即自斂心攝
持諸根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見我
已能自斂心攝持諸根比丘是法應
當如是若見比丘亦應自攝持若復
見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當如是
攝持諸根當得長夜以義饒益安隱
快樂尒時衆中復有異比丘說偈歎曰
以其心迷乱　不專繫念住　晨朝持衣鉢
入城邑乞食　中路見大師　威德容儀俻
欣悅生慚愧　即攝持諸根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